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

雍正七年四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二日奉

上諭岳鍾琪統領大兵出口進勦之後甘凉一帶營汛緑旗兵力稍單著於西安滿洲駐防兵丁内挑選一千名暫行移駐凉州著都統蘇丹西安副都統尼馬善統領

此挑選兵丁可先期預備候朕再降諭旨涼州原有兵房二千餘間著甘肅巡撫量加修理以備移駐兵丁居住山西太原府雖舊有城守滿兵今再從京城派兵五百名至彼一同居住彈壓此所派兵丁著都統鄂善統領前往駐劄其作何派出兵丁之處著兵部具奏請旨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湖廣巡察御史王瓚條奏驛站苗疆各欵奉

上諭此本内議稱熟習符咒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俱照

光棍例治罪而未曾議及通行曉諭之後再有犯者方照此例定擬甚屬疎漏從前屢降諭旨凡有改定科條俱寬其期限悉令家喻戶曉如此而猶有不率教者加以嚴懲始不為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則彼無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謂不教而殺於心忍乎且令地方官甚有難於奉行之處著另議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王錫玠係塞楞額保薦之人今伊任內承審命盜之

案共有二十餘件並無一案審解其玩愒廢弛若此則從前之保薦必出於鑽營賄賂可知王錫玠著革職嚴拏監禁俟接任之員將命案審結盜賊全獲之日該督

請旨釋放如各案內有未清之件將王錫玠永遠監禁以為怠玩鑽營者之戒

又奉

上諭據高其倬奏稱鳳山縣知縣蕭震居官勤力人亦樸直但因伊父母年俱八十時時思憶精神漸減辦理不

及從前若留臺灣於地方無益等語凡官員等之有高年父母在堂而補授路遠地方者經朕聞知皆曲體其情改用近地使之便於迎養或得音問時通如布政使高斌道員温而遜知府顧濟美皆以伊親年老特降諭旨移調近省又如臺灣道孫國璽奏稱臺地遠隔海洋難以迎養請每年渡海定省一次等語比時朕即降旨將劉藩長與孫國璽互調以慰其侍養之心其他似此移調者不可枚舉蕭震既有八旬之父母該督撫從前

便應據實陳奏俾得遂其私情專心辦理公事方為大臣愛養人材之道乃不據實奏聞而為此巧法欲其註誤回籍以致竟罹削職之咎甚屬屈抑蕭震著回籍省親後來京赴部引見朕再降諭旨

初六日奉

上諭劉洪度守土苗疆捐軀盡職皆由伊父劉自理義方之訓有素著行文詢問本籍地方官若劉自理尚可服官辦事著來京引見朕加恩補用倘年老不能出仕著

照伊子品級給與知府封誥

初七日奉

上諭直省各處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為國家之編氓即俱為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為一教異言異服且強悍刁頑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則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

服文字之別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回民之有教無所庸其置議也惟是凡人生產雖不同地而皆同具此天良習尚雖不同教而皆同歸於為善回民處天地覆載之內受國家養育之恩其教之大畧不能外於綱常仁義之事則為回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為醇良乎且朝廷一視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拜官受爵洊登顯秩者常不乏人則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共為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

至於賢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為非之人而漢人中能盡無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異視而以治衆民者治回民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即以習回教者習善教則賞善罰惡上之令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無不厚也如陜省之回民較他省尤多其販私聚賭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案屢出較他省回民為甚又如奉旨禁宰牛隻乃勸民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聞各省居住之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

此即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萬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衆民有殊特此詳加訓誨爾等為回民者當知率由禮義講讓興仁毋恃强而凌弱毋倚智而欺愚葢刁頑兇悍之習王法所不容者亦必為回教之所不容孝弟忠信之風為名教之所樂許者亦必為回教之所共慕倘自謂別為一教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為異類憲典具在朕豈能為爾等寬假乎自茲以後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姻婭族黨互相箴規盡洗

前愆束身向善以承
天地覆載之恩以受國家教養之澤豈不美歟直省各督撫等所屬有回民居住者務宣布朕意咸使聞知
又山西提督學政勵宗萬奏報太監解進朝私書請託奉
上諭凡私書請託者皆寅緣僥倖之徒若內外官員肯據實參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勵宗萬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此案內應行查審人犯著該部查審並行文晉

省嚴行察究務得實情定擬具奏原書併發

初九日奉

上諭凡更定條例之處必須通行曉諭與以遵奉之期再有違者方照所定之例治罪屢降諭旨甚明昨因刑部本内疏漏又面向該堂官等嚴行申飭令刑部以捕役治罪之例定議具奏仍未限以曉諭遵奉之期疏忽若此總由互相推諉不實心辦事之故著另議具奏刑部堂官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馬會伯撫楚以來叅劾屬員之處未免近於苛刻不公如所叅之道員高淳知府蔣景濂其才皆屬可用者又如柳國勲之先世守節殉難忠義可嘉其子孫未必至於貪贓壞法又如張廷樞原屬可用之員而馬會伯叅其貪劣性成彼時朕不得不降旨將張廷樞革職審訊大凡革職發審之員若審明是虛即應准其開復不得混稱已經革職無庸再議此朕屢降諭旨訓飭者今

邁柱既稱審明張廷樞並無貪贓款蹟惟一失察案款即應奏請開復何得仍以相沿陋習含糊歸結甚屬不合張廷樞著來京引見朕另有用處

初十日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琉球國中山王尚敬差耳目官毛鴻基等進貢方物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彼國起程至十二月初八初十等日陸續船到照例進港安插館驛查前准有部文琉球六年應進表文併八

年正貢一併恭進今該國王又請恭進六年貢典據使臣毛鴻基等稱皇上天恩准停六年正貢因禮部所行咨文小國尚未接准所以辦齊方物至期虔申貢典雖外邦誠敬殊難固卻但未合例臣實不敢冒昧施行等語朕以琉球歷來恪守臣節不失貢期而地處重洋之外使臣遠涉風濤深可軫念是以令其以四年進貢方物准作六年正貢其六年應進表文俟八年正貢一併恭進所以寬其朝貢之期與海邦休息之意也今該國

王以未接部文仍按期遣使航海而來實因未知朕之明旨並非有違成例且其船隻已經進港行李已經安頓館驛豈可以其不合例而却之使遠島旅臣空往返於洪濤巨浪中乎著照例准其入貢該督撫委員伴送來京一應廪餼舟楫悉遵雍正二年之例從厚辦給以示朕綏懷遠人之至意

又奉

上諭劉康錫等行刼張憲家傷人未曾得財一案始初魏

廷珍將劉康錫審擬杖流經部改為斬候查取錯擬罪名之承審各官職名據魏廷珍奏稱錯擬罪名之處皆因律無明註拘泥舊案情有可原但既奉取職名何敢抗違今開列職名聽候部議等語朕將此詢問刑部大臣官員等據伊等奏稱律內凡搶奪傷人者為首斬監候為從各減一等又定例內凡强盜傷人未死又未得財者照搶奪傷人律科斷是定例一條專指强盜傷人而未得財者言也今魏廷珍所題刁有先等既未得財

而劉康錫毆傷事主自應照强盜傷人之例科斷不應將未曾傷人已故之盜為首坐斬而將下手傷人之盜為從擬流也是以臣部按例改正至魏廷珍本内援引徐月劉四二案均係搶奪理合照搶奪本律分别首從定擬與此案不符難以牽合等語凡内外臣工辦理國家之事惟有據理秉公以期允當若部駁有差豈可遷就以失事之正若部駁果是又豈可膠執以護已之非朕之告誡内外大小臣工者不啻三令五申矣至於勉

强曲從而語含譏諷尤卑賤之惡習豈人臣公爾忘私之道今劉康錫一案刑部援引律條甚明而魏廷珍則稱律無明註若果律無明註魏廷珍便當據理力爭而又云不敢抗違將職名開送似此反覆含糊之詞顯然譏諷部駁之過刻也夫部駁既已奉旨魏廷珍獨未思及乎凡朕辦理之事若有未當之處最喜內外臣工直言陳奏即時改正何日不以此諄諄訓諭豈魏廷珍尚不知朕心而故作此不得已之狀違朕訓而傷政體耶

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一日刑部議覆都統查爾泰參送驍騎校霍爾和冒領

恩賞銀兩并領催伊爾哈將扣還宗人府銀兩不行交納犯在雍正六年九月更定律例以前仍照舊例治罪奏

上諭伊爾哈等侵蝕恩賞銀兩若照旗下更定侵蝕錢糧之例即應立絞今刑部以伊等所犯在雍正六年九月

以前仍照舊例定擬所議甚是但恐更定之例限期雖滿八旗之人未必全知或致誤犯則情有可憫著八旗都統等再為通行宣示務使家喻戶曉倘再有明知故犯之人即照此例治罪嗣後凡有更定條例著八旗都統等將所定之例及奉行之期明白曉諭務使官員兵丁等人人知悉及限期將屆之時仍復通行傳諭不妨至再至三務使人人凜遵法度不致妄干罪戾

十二日奉

上諭趙玉田羣劉五本係愚人鼠竊小盜未必知有脫逃加等治罪之例趙玉仍照舊例擬絞著監候秋後處決田羣劉五亦照舊例僉流其監犯脫逃加等治罪之例著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刊刻木榜於獄中張示犯人進監便令曉諭庶免不知誤犯其他禁約監犯之條亦著詳明榜示俾各凛遵則受刑者不枉矣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覩近日兵部奏事其中有一二件似仍

欲迎合朕意者夫朕日理萬幾初無絲毫成見於胸中惟期有當於大公至正之理已曾屢降諭旨至再至三爾等諸臣自應持正秉公悉心斟酌事事以當理為準庶政治有所裨益今乃於正理之外妄為揣摩則爾等焉能知朕意之所在而漫思迎合乎且如各部院所辦之事各有關係如吏部有意迎合則銓選不公戶部有意迎合則財賦難理此皆有妨於政治者而其為害猶小至若刑部職在明刑關係最重倘稍以迎合為心則

生死出入之間刑罰必不得其平上干

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辦事之道凡人精神智力用之專一則詳明而得理用之紛雜則叢脞而多乖數年以來朕於辦理政務之時皆聚精會神專於所用如閱一本則專閱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則專治此事而不及其餘是以志氣清明條理昭著一事既畢自可再辦一事此所以每日勤勞而無煩擾之患也至於政務稍暇中懷澄澈之時又不可放逸此心朕於此時

必將在京部院衙門及在外各省之事一一思維詳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各省靜中默識更覺端緒易尋所以辦事甚多而不至於遺忘者此也此皆朕躬行心得之大要朕以一人之精神辦理天下之事而常覺有餘爾等諸臣若能如此則以數人之精神辦理一部之事又何慮不足乎諸臣其共勉之

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

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為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

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各倉米石蓋藏不謹每每攙和灰土純雜不一是以領米之時勾通賄囑使費繁多弊端種種數年以來嚴飭該管等官慎守倉儲屏除陋弊頒發諭旨至再至三夫米色既已匀淨則在倉執役之人及赴倉領米

之人均當凜遵法紀不應仍存作弊之心復蹈故轍昨
據倉塲侍郎塞爾赫劉於義等奏稱南倉倉役林起鳳
等勾通監督家人與舖戸私議使費被人告發審供鑿
鑿似此則倉塲領米作弊之處仍未悛改也米色既好
而猶勾通賄囑則必有偷盜多領之事可知著八旗都
統等通行傳諭該旗並令倉塲侍郎出示曉諭若本人
赴倉領米之時其所得之米果有攙和灰土等弊令其
當時在倉將不淨之米交與該監督封貯或到倉塲侍

郎處或到巡倉御史處據實呈明即行查究倘有希圖作弊與倉場人役等暗中勾通賄囑者一經發覺將與受之人一同從重治罪決不姑貸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清查江蘇等屬舊欠錢糧已經降旨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銀八百一十餘萬兩暫行停徵令思漕項等銀民間一例編徵不分欵項若不槩行停比則錢糧難以清釐著將康熙五十一年至雍

正四年漕項屯折等欵未完銀二百八十一萬餘兩一體停徵王璣彭維新等可令各員於清查之時即分別條欵各歸各項俾數十年積欠其間官侵吏蝕俱得徹底清釐

十八日奉

上諭外任督撫藩臬為全省之表率關係甚重每當簡用之時常以一時不得其人深勞念慮凡內外大臣受國家厚恩均當留意於平時秉公奏薦盡以人事君之道

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著各人密保一人將其人可勝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即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於薦牘之内若一時無深知可舉之人准其從容採訪不得草率塞責有負諮詢

又奉

上諭昨山西廵撫石麟將保題汾州府同知馬雲熼吉州

知州甘士瑛送部引見朕面加詢問看來二人俱屬平常之員不知石麟何以賞識之凡督撫等保薦屬官若無合例之人即不拘資格亦可保奏但必須至公至當不使庸材得以倖邀則人心自服咸知鼓勵朕之所以諭令保題者蓋欲使出衆之才不至沈淪下僚得以乘時表見該督撫等豈可以庸員塞責若果無可舉之人即不妨據實陳奏候朕降旨如鄂爾泰岳鍾琪田文鏡李衛俱能體朕之心可為衆大臣之法則也今汾州府

同知吉州知州均有管轄屬員之責而石麟以平常之人保題補授若云中有私心不但石麟不敢其才亦有所不能但伊識見不及素無知人察吏之明恐不免為屬吏之所蒙蔽耳馬雲騄甘士瑛姑照所請補授著石麟留心察看如不能勝任即據實奏聞不得回護該部將朕此旨並通行各督撫等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謝定國假冒職官恣行詐騙得贓滿貫貽累多人甚

至盜用二品儀從干謁地方有司其行事實係光棍情甚可惡乃該撫以為類於光棍比照為從律擬罪而刑部亦遂照該撫所擬定案具奏均屬不合著該部另議具奏知縣魏化麟能盤詰匪類審出誆騙情由可嘉著免其罰俸仍交部議敘

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並各省駐防以及各標兵丁朕已賞給銀兩令該管官員經營生息以濟其吉凶緩急之用今因

征勦準噶爾派出兩路大兵遠臨邊塞此所派之兵丁等既為國家効力行間朕心更為軫念已於行糧恩賞之外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但兵丁等出門之後家中若有吉凶之事料理無資不可不為籌畫周濟除京城八旗出征兵丁該旗照例支給外其奉天等處八旗出征兵丁家中若遇有吉凶之事著照京城護軍之例吉禮賞銀十兩喪禮賞銀二十兩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出征綠旗兵丁家中遇有吉凶之事著照

京城驍騎之例吉禮賞銀六兩喪禮賞銀十二兩凡此賞給銀兩其有已經孳生利息之處即於利息內支給其未曾賞銀及雖經賞銀而尚無利息可支之處即動正項錢糧支給著該管官員通行曉諭使出征兵丁咸共知悉伊等家中遇有應領賞銀之時即報明本管官本管官即行確查出具領結照數支領毋得稽遲俾効力行間之士均霑實惠無內顧之憂以副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又奏

上諭前因常雲高玉昔年撞騙惡蹟敗露發令查審於高玉本籍家中查出從前作弊之筆札中有佟世祐在京候補知府時與伊往來書信數件書中所言皆鑽營行賄違條犯法之事且佟世祐係候補知府高玉乃莊親王府中下賤優人而佟世祐與高玉結為兄弟稱曰如胞卑汚不堪無恥已極查佟世祐在雲南知府之任多年曾歷武定開化二郡以米石虧空被參革職又以狗

庇屬員應有降級處分似此行止不端之人其在任劣
蹟必不止此二事著總督鄂爾泰一一查出具本參奏
當日高其倬為雲南總督時將此等劣員保題調補開
化府或係請託徇庇或因不能識人被其欺誆著高其
倬明白回奏

又奏

上諭兩路大將軍統領大兵進勦準噶爾凡所經過名山
大川理應致祭著撰擬祭文書寫數十道敬謹用寶付

兩路大將軍帶往遇有應祭山川臨時填寫

神號其應用牲醴香帛著大將軍酌量分别備禮虔恭致

祭其所用香帛等項著該部察例辦理

二十一日奉

上諭凡外省盜案皆令該督撫等將情有可原及兇惡不可寛貸者分别定擬今魏廷珍將彯盜馬二既以越獄擬為斬决又云馬二未經傷人越獄在未定例以前似此兩岐之説遊移莫定仍是卸責推諉之故習不肯實

心辦事今刑部援越獄加罪之例擬以斬決具奏此案
難於降旨定奪著仍交與魏廷珍將馬二果應正法或
原可寛宥之處確核定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兵部將因公詿誤降級革職之武弁查
出具奏今日兵部查得三十四員具摺請旨摺內有施
仁宥過等語此等浮泛頌揚有乖理道之詞昔年

聖祖仁皇帝屢經指示訓誨而數年以來朕又以之誥誡內

外臣工者不啻至再至三矣蓋賞罰者天命之正人君奉天出治有善則賞有過則罰其柄非人主所得私也至其中亦有遇過而寛宥者則以其事本有可原之情或其人尚有可用之才故姑從寛典以許其自新耳夫人君之仁惟令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方可謂之仁非縱釋奸宄遂可以謂之仁也夫不能化導百姓而使之不為奸宄已不可謂之仁矣既已如是則不得不設刑罰以禁約懲創之所謂刑以弼教也若再務施仁之名

而為姑息養奸之事則匪類肆行無忌良善固不能安枕而不良之人無所懲戒悛改將見犯法者愈衆是陷之入於邪惡之路也不仁孰甚焉施仁宥過四字若不能通曉其義用違其當則流弊無所止極朕若不明白開示恐將來識見平庸之人主為此等套語所欺務虛名而忘實政必有不當施而施之仁不當宥而宥之過其患可勝言乎即如今日兵部具奏請旨之三十餘人將來引見時豈皆可以起用若有不用者則是有不施

之仁有不宥之過矣朕豈肯受此名乎朕治天下惟有
教養兼施勸善懲惡此外非朕之所知也如楊名時張
楷輩胸藏詐偽是以陳奏之詞語多含蓄朕已一一指
示降旨切責並屢次戒飭臣工矣兵部侍郎楊汝榖胡
煦皆並非不曉文義者且日侍班聯熟聞朕諭尚昏憒
糊塗至此則外省疎遠之臣工必更不能體會朕意也
著將兵部堂官嚴加申飭並再行曉諭内外大臣官員
知之不必回奏

又奉

上諭憲德奏報耕耤日期本内有臣念切祈年識慚學稼等語耤田乃授時重農之大典所以令各省有司通行者盖欲使守土之官咸知體朕敬

天勤民之意勸率百姓力田務本無失農時並非令督撫等學習耕穡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本章自應倍加敬謹乃云識慚學稼為此輕忽之詞竟同兒戲殊失陳奏之體況論語樊遲以學稼為問而聖人以大義訓之

令憲德安得以賢人自居而以學稱為自謙之語凡大

臣繕疏進呈若平時不能深通文義便當質樸陳詞以

達己意不應聽鄙陋之幕賓勦襲套語杜撰成篇致失

大體朕因憲德素無學問是以止於降旨申飭若係通

曉文學之臣而悖理若此便應交部察議此本著擲還

令憲德另行繕本具奏

又刑部議覆廣東提督學政顧仔叅奏教官梁黍華

私書干請奉

上諭鑽營請託之風關係人心吏治屢經降旨嚴禁而此習尚未悛改盖私弊之不能止息由於私門之未曾杜絕也內外官員等均有化民成俗之責乃陽奉陰違致滋弊竇反之於心能無愧赧顧仔據實条奏不為徇隱甚屬可嘉年來諸臣中惟鄂爾泰曾奏劾屬員干請之事若臣工皆能如此則私門自然杜絕無處行其營求即有萌請託之心者亦共知儆畏不敢復蹈故轍風俗可以轉移矣如高其倬魏廷珍者但知博寬厚之虛名

姑息瞻徇何以整頹風而除陋習諸臣當以為戒顧仔著交部議敘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川陜總督岳鍾琪遵旨議覆奏摺內稱肅州地方甚屬緊要將來鎮臣王剛領兵出口之後署理鎮務實難其人仰請聖恩將肅州鎮印務命興漢鎮臣曹勷署理但曹勷亦係奉旨派出領兵之員今請留署理肅鎮其領兵鎮臣仍須派補伏查川北鎮臣張成隆老成練

達曉暢軍戎現今赴京陛見其才之能勝領兵之任與否自蒙聖明洞鑒如果勝任乞令星速回陜領兵出口以足原派鎮臣四員之數則因材任使各得其人等語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曹勷明白精壯乃實心効力之員應仍令領兵出口岳鍾琪既稱張成隆老成練達曉暢軍戎朕看其人尚壯健或可勝領兵之任著於原派總兵四員之外增添一員即將張成隆派出令其星速乘驛赴陜著大將軍岳鍾琪酌量委用至於肅州辦理軍

需更關緊要署督查郎阿相隔路遠巡撫許容又屬新任著湖北巡撫馬會伯前往肅州辦理軍需一切與督撫等公同計議而行即帶管肅州總兵印務甚為妥便其湖北巡撫印務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前往署理

三十日奉

上諭朕荷

天地鴻恩俯垂眷佑寤寐之中對越

神明之心至誠至恪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効靈等字輕慢

神祇朕心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令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内仍用乾坤効靈字樣想未見朕歷來誡諭之旨耶衍聖公為

先師後裔服習家訓拜疏陳詞尤宜合理此本著更改另行繕寫具奏

又兵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題參休致海澄公黄應纘因承襲公爵賄囑該縣出結應革去職銜令該撫究擬具奏奉

上諭黃應纘係告休之員其承襲世職乃伊家事未免瞻顧私情若地方有司平日不開賄賂之門慣行勒索則黃應纘亦何至以財請託罹於罪戾是其罪全在知縣張渭烈張珂等也今欲得受賄情由應將知縣二人嚴加審訊便可定案黃應纘之祖父忠勲懋著若以承襲之事致干黜革朕心不忍黃應纘從寬免革職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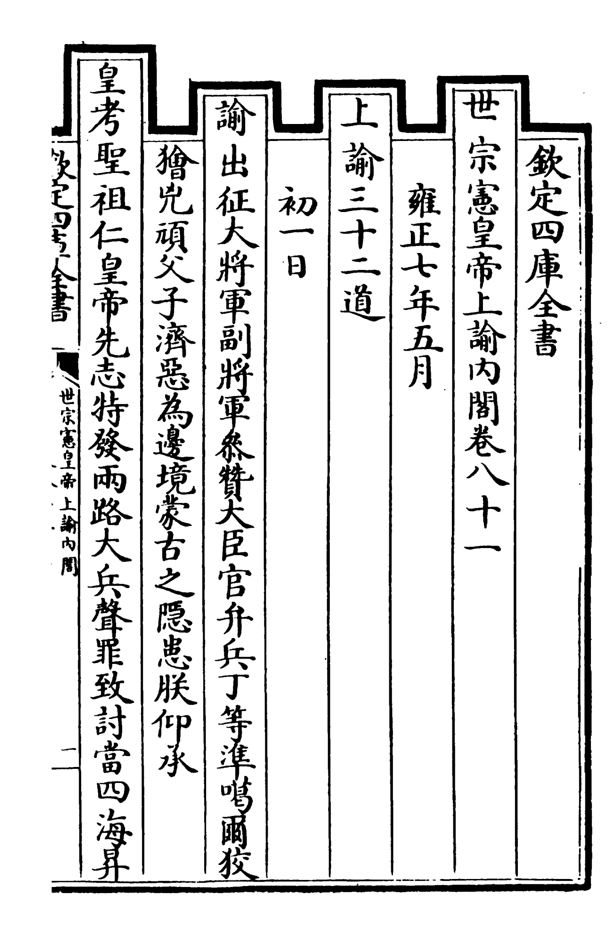
又刑部等衙門奏原任員外郎蘇金泰勒索阿爾布巴黃金一案蘇金泰雖堅供不認但蘇金泰跟隨延

信作西藏通事延信勒索黃金已有確供則蘇金泰受金之處亦屬確實應照律擬絞監候奏

上諭據刑部奏稱蘇金泰得受黃金之處堅供不認以為阿爾布巴挾讐誣賴等語刑部等衙門復揆情科斷擬以絞罪具奏延信得受阿爾布巴等黃金七千兩供據鑿鑿中外共知今蘇金泰不肯承認受賄則延信之受金據蘇金泰之意亦謂有冤抑乎今刑部揆情定罪恐無知之人因蘇金泰之供招不確謂延信得金之案亦

在疑似之間刑部審擬殊屬不合著將蘇金泰再加嚴
審務將實在有無得金之處確取口供定擬具奏不得
仍前含糊定案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一

雍正七年五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

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叅贊大臣官弁兵丁等準噶爾狡獪允頑父子濟惡為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昇

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遣官

泒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經理周

詳備辦豐足宏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泒出之官弁兵丁

等踴躍歡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甚為可嘉此

蓋弁兵等素懐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教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悃忱故奮發之氣

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

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為

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勲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祥

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國家之事如己事聯千萬人之心為一心以此感格上蒼蒙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大將軍總統全師為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人之善信賞必罰恩愛嚴明副將軍參贊大臣等和衷

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韜畧其一應文武官弁等各有攸司均關重計祗奉將軍之令善導所轄之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效力酬恩之會況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古人以共為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

親朕為元首以股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固結不可藏嫉妬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不但不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並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蓋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膚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

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又奉

上諭盜犯陸佛自行投首該撫以其行刧三案不准減等刑部亦遂照擬覆奏夫刧盜之許令自首減等者既可開愚民自新之路且使案件易於清結若以行刧三次雖自首不准減等其為盜多次之人必不肯自行首報矣似此等罪案外省定以重律固當既交部議該部自應兩請候朕揆其情罪輕重頒發諭旨陸佛雖有別案

未結而此案既經自首不應定以斬決著另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其道以為感格

上天之本惠我蒸民共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意

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强欲卸責於臣工也假使為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則或有溢美之詞於奏報歉收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則事

天為不誠事君為不忠臨民待下為不仁不信有此數端而欲荷

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況粉飾一已之聲名而不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朕留

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況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為本爾督撫等其共勗之

又奉

上諭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内自稱蓬蓽陋儒此本奏賀慶雲又稱擲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儒者

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作賦而引此浮詞湊成自謙之語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之職超擢至工部侍郎而在工部時瞻徇茍且聽阿其那之指揮不能卓然自立尚得以儒者自命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賚賚字訛寫賫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踈忽狂詐姦偽儒者固當如

是乎此二本著李鳳翥明白回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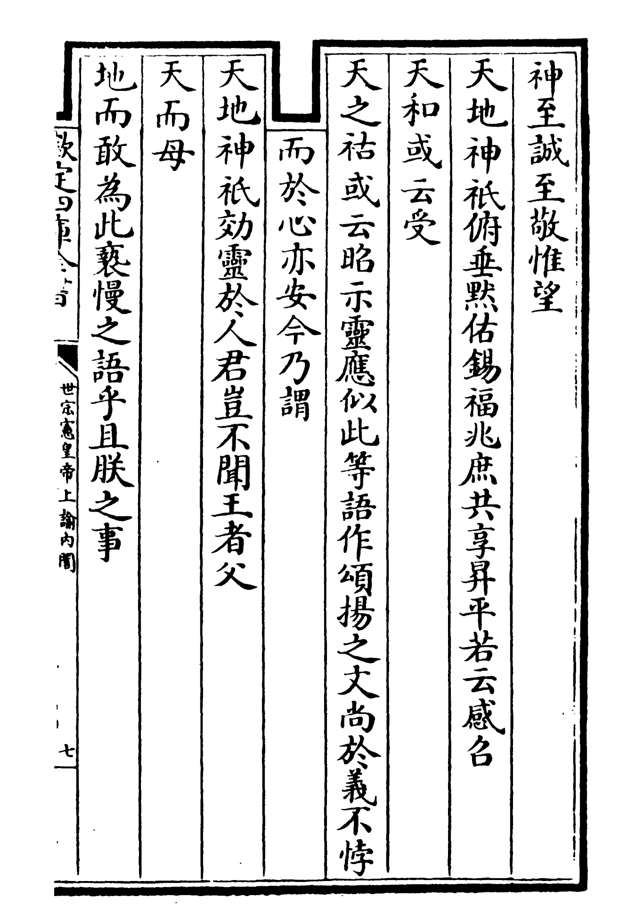
初四日奉

上諭朕見臣工等奏章間有用山川効靈字様者屢經降

旨嚴加申飭如洪福齊

天及一切頌揚背理之詞諄諄訓誡至於再三宜乎中外共知朕心矣乃昨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内竟用乾坤効靈之語朕覽之實為悚惕不寧之甚朕於事

天事



神至誠至敬惟望
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若云感名
天和或云受
天之祜或云昭示靈應似此等語作頌揚之文尚於義不悖
而於心亦安今乃謂
天地神祇効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
天而母
地而敢為此褻慢之語乎且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事君也以為九重之尊而以人
君視
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頌其上官而
稱為上所崇奉或稱為福與君齊彼為上官者能安受
而不戰慄乎今以効靈齊
天等語見諸奏章其背理慢
神何以異是人惟胸中蒙昧不知立言之體遂至習而不察
大失敬謹事君之道昔我

聖祖仁皇帝深惡此等陳奏之詞常加訓誨今著再行申諭內外臣工知之嗣後如有仍用此等字樣者著通政司即行參奏如送內閣即著大學士參奏

又奉

上諭上年十月內降旨令內外官員各保舉一人送部引見倘所保人員內有現在試用者若一體准其送部引見恐伊等因現在試用之缺不稱其意而起規避之念嗣後若有保舉現在試用人員者著先將咨文送部該

部彚齊請旨准其進京引見再令來京又如保人之員現係試用尚未實授者是本人之優劣尚在未定難與現任之州縣比論亦著先行咨部彚齊請旨准令引見者再著來京

初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自古為政者皆言寛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寛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寛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寛則寛當嚴則嚴而已如十人當賞

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寛一二人不罰之理即如户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而致寃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當寛則寛當嚴則嚴寛嚴適協其宜乃為相濟非參雜於寛嚴之間而為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

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飢者不可以飲充若强飢者以飲强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乎

初七日奉

上諭朕慎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決之際往復審察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三覆奏聞令思每日所進本章内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寬然朕心猶欲慎審

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閱過票簽又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慎然後批發以副朕欽恤矜慎之至意

又奉

上諭聞近來遵化等州縣採買供應

陵上官兵米石竟有吏胥串通兵丁當差人等折銀代米私相授受每石或六七錢八九錢不等使吏胥利於侵尅而不肖兵丁但收現銀入手便於花費及至五六月之

閭米貴之時艱於糴買往往困乏該管官亦並不留心稽察嚴行申飭甚非加恩於供奉

陵寢官兵之至意也嗣後著該督嚴飭州縣官將本色米石按名支給

三陵總管亦不時稽察有復蹈前轍折銀代米者即行題參將授受之人從重議處

又奉天將軍多索禮奏原任

盛京戶部侍郎格爾布入官銀無完將督催承催不力

之協領拖秋等題參交部議處奉

上諭格爾布之家口雖在盛京但伊原係京城之人在盛京居官不久所有應追銀兩該旗自應在京查明家産著追還項乃相沿推諉之陋習以卸已責致盛京各員俱以承追不力被參甚為屈抑著將本内所參之員免其議處其從前互相推諉各官交部查明察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工部奏稱武昌荊州二處水師營戰船應照祖秉

銜奏准之例將小修改為歲修等語夫祖秉銜條奏乃雍正七年通行之案將從前已歷三年未修之船隻准其小修嗣後每年令其歲修則船隻始得堅固而各省亦易於奉行今據工部所議以三年期滿應行小修之船改為今年歲修是以七年所定之例行於四年未修之船也於情理甚屬未協其中不敷之費必致令地方官賠累豈非冤抑著該部另行定議其從前議覆修船各案若有似此錯誤者俱著該部查出另議具奏工部

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將齊蘇勒原參范周吳擅開黄浦閘放水一案照承審官所擬滿杖具題范周吳身為汛員明知二月間重運開行正需蓄水之際乃不候批詳將黄浦閘擅自開板放水寧無情弊若云運河水長恐礙堤工則二月初旬非發水之時亦尚非桃汛之候何至刻不容緩從前齊蘇勒以該道審擬未協批令嚴訊確情必

有所見令尹繼善仍照原擬具題草率完結甚屬不合從來後任官接辦前任事件每多私心陋習不可勝數如前官保薦信用之員其人亦必有一長可取而接任者必苛求其短以示已之精明而於前任叅劾之案則往往委曲開釋以市已之寛厚至於地方陋規衙門積弊又瞻顧回護為已身預留地步而不肯舉發此皆輕重顛倒是非錯置出於意見之私而非公正之道尹繼善題奏此案識見淺小陋習未除此案内范周吳開閘

放水實情著尹繼善另行確審定擬具奏從前徇庇承審之員一併嚴察議奏以杜小人居心險薄幸災樂禍之惡習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有司官補授之時迴避本省蓋因地方密邇恐其中有嫌疑牽制等弊也朕思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北湖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中而幅員遼濶相距甚遠定制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

原與隔省無異則官員選補不過有同省之名而並無嫌疑牽制之處必須迴避況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人情土俗較他省之人更為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所裨益嗣後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廵撫統轄之内者不必令其迴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内者仍照隔省迴避之例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魏廷珍遵例自陳應用奏本而用題本魏廷珍並非不知條例之人且由學士至於廵撫歴任多年上次又曾經自陳而此番忽爾錯誤豈得謂出於無心盖伊之意以為外任文武大臣題本奏本誤用者朕間常降㫖寛其處分而伊自知無邀免之理特有意誤用甘受叅罰使天下之人謂朕之待伊事事苛求而伊之獲譴皆屬無心之過假此一節以掩盖衆愆其用心甚屬奸偽夫本章不合體式而免其察議者或係武職大臣不通

文翰或係初經外任之員未曽諳習體格其情皆有可原又如督撫等有降級罰俸之案而寛免者亦因其人平日為國家實心効力朕不忍以小過處分是以沛恩於常格之外凡此寛嚴輕重之間朕皆準情度理出於至公之心如魏廷珍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陌路者朕念其何長而寛其循例之處分令又將明知之例故意錯誤以干㕘處人臣事君之道固如是乎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備辦軍需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採買騾匹運送糧餉今直隸山東解京之騾陸續報到俱屬肥腯壯健據此則地方官之採買辦理實心用力可知著將二省解來之騾匹查明各地方官採辦之多寡及肥腯之高下分別等次交部議敘以示嘉奬其解送之員亦屬勤勞著一併酌量議敘從前議定每騾一頭給與官價十二兩今看所解騾匹甚好諒官價十二兩及每

日喂養准銷之銀必不敷用其多添之費著經手之該州縣官據實報明該督撫該督撫照所用實數於本省存公銀兩内即行給發不使絲毫累及民間亦不令州縣官有賠墊之苦但不得借此恩旨滋浮冒之弊著該督撫公平辦理因此次需用騾隻既多而該地方所採買者又甚屬肥壯是以增給價值並令加恩議敘後不為例其河南山西二省所辦騾匹解交陜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若能如解京之辦理妥協亦著照直

隷山東一體加恩

又奉

上諭據岳濬疏稱山東觀城縣有盜犯林琳拘禁在獄其妻入監私給其夫銀兩林琳將銀付禁卒李玫懇其照看李玫即乘衆人睡熟將林琳鎖鐐放開令其越獄脫逃等語夫盜犯乃秉性兇惡之徒身雖繫於囹圄而作奸犯科之念未嘗止息況强盜之罪律應立斬伊自料難逃國法往往挺而走險妄希免脫則防範更當嚴緊

今乃許其妻子家口入監探視此等不良之人乘機滋弊如串改口供暗通信息種種奸計不可枚舉嗣後當嚴行禁約不許往來再如盜犯刦奪其嫡屬豈不知情若果能勸阻於平時未必不可以使之改惡從善其聽從爲盜而不行勸阻者皆希圖得財分贓助盜爲惡者也嗣後積慣爲盜與屢次行刦之人其妻子嫡屬應如何分别治罪之處著九卿一併定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岑齊岱岑映宸父子二人名下應追贓銀據鄂爾泰奏稱岑齊岱已經病故應照例免追止追岑映宸應完之項所奏甚是刑部駁議必欲將伊父子兩案銀五萬餘兩一併着落岑映宸名下勒限嚴追若云欲使錢糧有著倘岑映宸力不能完是錢糧仍無著落況朕念伊祖岑禄曾有軍功已將岑映宸之罪開恩寬免今若照部議則將來不能全完之時仍將伊治罪乎抑再降旨寛免乎部議甚屬不合着另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凉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内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即陞者亦有五年即陞者所以恤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為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委署近地展轉留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缺轉成閒曠之所

矣此向日之積習衆所共知者近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等員則聞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年俸滿居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委不得使屬員巧為規避之計以致要缺有閒曠之時倘有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查出定將該督撫及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董永芠索詐安瑞成一案經刑部等衙門將實情審出定擬斬罪洵不為枉但據伊供在福建臬司任內得受節禮銀二萬六千兩伊居官劣跡甚多贓私纍纍其收受屬員餽送及取於地方者豈止此二萬餘金之數且其從前餽送允𩔖之物華麗豐厚衆所共知若非橫取於屬員富戶安能辦此今在部訊問尚不肯據實供吐仍復巧詐支吾甚屬可惡著將董永芠家資抄没入官其妻子入上三旗辛者庫當差其任内所得贓私及

歷來餽送允禵之物著該部將董永芠及伊親信管事之人嚴行審問務令一一供出不得絲毫隱諱昨董永芠觧京之時在途有意延捱顯係潛藏寄頓所有財賄而江南督撫范時繹尹繼善徇庇姑容聽其留滯不行催督且所審命案冤抑而督撫等扶同具題不行駁查明係黨庇著即交與范時繹尹繼善將董永芠任內所得贓私若干及如何寄頓藏匿之處一一查明追出倘再有隱瞞定將范時繹尹繼善嚴加議處董永芠所有

婪贓之項大抵取於福建者居多今福建泉州廣東潮州二處有修理城垣工程著將伊所有資財等項從該旗及任所查出者觧往泉州潮州二處為修理城工之用

又奉

上諭據署湖廣提督印務岳超龍摺奏永順土民聚集多人控告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濫差妨農縱役強姦民婦又藉名皇穀勒責兒女賠補苗衆約有二千人扎住永

順城外臣現咨鎮臣周一德前往撫諭倘仍逞蠢頑不即鮮散則應調遣官兵相機勦撫等語從前永順土司懇請改土為流朕屢次降旨不允後以該土司情詞懇切始勉從其請加以特恩並令該地方官撫綏苗衆和輯乂安使之得所今土民聚衆妄行干犯國法雖係伊等秉性愚頑然亦必由該同知不能拊循之所致潘果係王國棟保題之員何以居官之劣如此今若交與湖廣督撫審理恐伊等瞻顧回護但云土司兇悍漸不可

長而不能得其實情昨降諭旨令趙弘恩署理湖北巡撫印務趙弘恩平日熟悉苗疆情形著於到楚之時先赴湖南審理此案再令御史苗壽唐繼祖前往會同審訊其土民倡首之人自應查出治罪若潘果實有苛刻凌虐等情應置重典以彰國憲提臣岳超龍奏摺及土民控告呈詞欵蹟俱發與趙弘恩等逐一秉公訊問湖北巡撫印務著布政使徐鼎暫行署理俟趙弘恩此案審定之後再赴署理湖北之任

又四川提督黃廷桂奏報黃螂土司安揷內地事宜

奉

上諭各處土司呈請改土為流者朕俱不允屢降諭旨甚明今據四川提督黃廷桂摺奏黃螂土司國保屢次具呈懇請題達且稱祖遺土地多被隣封侵佔無以轄屬愚頑難以管教惟恐貽累子孫所有四子倘得學習禮法猶可成人等語朕念該土司國保素知遵奉法紀自會勦米貼軍興以來隨營効力更為恭順其所轄土民

亦無助逆惡蹟今屢次呈請改土為流情詞懇切既於
伊身及其子孫有益朕不忍違其所請著給與守備職
銜并賞銀五千兩為立產安居之用其願居何處著該
提督向伊詢明悉心酌議善為安插俾其永遠得所以
副朕懷

十八日奉

上諭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來褒忠錄功
之典最為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行間著有勞

績及臨戎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國之人朝廷沛
澤加恩惟恐不速乃近年以來部臣辦事遲緩因循往
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卹賞之典俱致淹滯即
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勦南川北川青海桌子山等處之
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晰應行卹賞議敘祇因青
海等處功加冊結內有原任巡撫王景灝同知張梅草
職離任所造冊結無印可鈐部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
卹賞之處一并稽延經朕訪察而後知之夫官弁例應

議敘者不得早沾國恩固為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未邀帑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將南川青海等處文武官弁兵丁速行賞邺議敘嗣後凡有出兵加恩之案其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應查之人扣除俟查明補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將此永著為例又如從前進藏出征之官弁兵丁若有預借銀兩而本身陣亡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除照例邺賞外其所預借銀兩概免追還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攜帶土宜一百石永著為例惟是運丁人等繁多素有惡習如倫

盜米石掛欠官糧夾帶私貨藐視法紀此向來之通弊也又如昔年浙江湖廣二省糧船因私忿小怨遂致操刃持戈殺傷多命又從前偶值回空守凍遂致縱容水手公然搶奪擾害居民此皆衆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以來內外臣工條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數百紙前又有奏稱販賣私鹽之弊在糧船為尤甚有一種積梟巨棍名為風客慣與糧船串通搭載貨物運至淮揚託與本地奸徒令其賣貨買鹽預屯水次待至回空之時一路裝

載其所售之價則風客與丁柁水手三七朋分糧船貪風客之餘利風客恃糧船為護符於是累萬盈千直達江廣私販日多而官引日滯等語觀此則旗丁之作奸犯科誠難以悉數也朕年來累飭該管官嚴行禁約又復念其勞苦疊沛恩膏近見伊等之惡習刁風亦漸悛改是以特頒諭旨嚴禁過淮抵通苛索之陋規復令增添攜帶土宜俾得多沾餘潤以贍家口伊等益當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為良善以免罪愆著總督倉場侍郎

漕運總督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每船各給一張使運丁人等觸目警心以副朕體恤訓誨之至意

又刑部議駁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免運丁追賠銀兩應行全追奉

上諭旗丁等勒索銀兩內有僱覔水手置買篷索等項尹繼善所奏酌量免追甚屬明晰而刑部必欲駁令全追每見刑部遇有徇私關照之人不問錢糧多寡輒援引條例輕與開豁如無利於其間則必加意苛求借錢糧

為重之名多方駁詰不知錢糧固宜慎重而國家辦理事務自有體統即如近日岑映宸一案刑部必欲將伊父子名下銀兩一并勒追不過徒有追取之名究無完納之實此等皆有關於政體此本所議甚屬不合將本發還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凡各衙門奏本奏摺經朕覽閱内有折角發出者奏事之員俱應將折出之處請旨昨正紅旗都統蘇丹等

具摺奏事朕折角發出伊等竟不請旨及朕思及詢問伊等已各散去傳到時又稱摺內折角之處未曾看見自認疎忽大臣等奏事理應敬謹詳慎豈有發出奏摺而不留心檢閱之理似此等處尚不詳慎更於何事用心旗下大臣辦事踈忽大率如此朕每日訓誨猶不悛改著將蘇丹舒楞額鄂齊交部嚴加議處嗣後凡發出奏章有折角處而不請旨者俱交部察議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湖廣巡察王瓚摺奏驛站夫役一案既已會同該撫等以仍循舊例長養在站合詞具題又稱雖有長養之名實不能長養在站等語王瓚職司稽查驛站之任若確有所見與巡撫意見不同便當自行陳奏倘地方情形實是如此彼此意見相合已經合詞具題而又私具奏摺為瞻顧遷就之詞則存心巧偽之甚王瓚自巡察湖廣以來所奏事件大率皆虛誕支吾苟且塞責看來不稱巡察之職著調取來京御史唐繼祖現奉差

委審理土司事件俟審結之後即著巡察湖廣地方至
王瓚滕混具奏之處交部察議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巡察御史苗壽等奏稱伴送暹羅貢使人員沿途
違例勒索借端逗遛騷擾驛遞等語凡奉差人員不許
騷擾驛遞定例甚嚴朕又屢頒諭旨嚴行禁飭今廣東
所差伴送人員尚敢肆行無忌甚屬可惡俟伊等到京
之日將伴送管事之人員交與該部即行拏問并行文

所過地方之該督撫轉飭州縣等官將被伊勒索騷擾之處據實首報倘以為已經應付之事隱忍不言或部中訊審時本人自行供出或由他處發覺定將隱匿不首之員從重治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

非實國家之罪人為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弘開羣邪屏息一切猖狂澆薄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即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為務以納忠廣益為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密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

露章之外准具密摺奏事盖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難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

實為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為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奸黠如崔致遠等不肯為都察院堂官管轄遂邀約同官密行告訐狂妄恣肆詆毀大臣思欲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結黨

營私之謝濟世阿附李紱蔡珽等參劾田文鏡貪贓納賄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又如汪浩之請改選法輒欲輕變舊章錢廷獻之條奏本省命案等件擅作威福於鄉里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為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譽歸之於已以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為甚人臣事君之義固可存

此等狡詐之心乎自古以來言官以進言為職豈容以
國家之事沽一已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
之耳目為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
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盗奏
之弊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
者奚待朕之指示宣諭耶然朕之再行訓飭者誠以言
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切望其痛改頽風洗滌故習盡讜
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如此則科道不愧諫議

之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豈不美歟倘復蹈昔年之故
轍則有害而無益也著詢問科道等伊等之意仍欲似
從前密奏乎抑欲照近來之例祇用露章乎若欲仍行
密奏著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
又福建巡撫劉世明奏草銅山營左哨千總高炳章
出洋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捏報溺死親丁希圖掩飾
照例治罪奉
上諭查定例內戰船因公擊碎者該督撫查明保題免其

賠補動支錢糧修造等語今千總高炳章因出洋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正與因公免賠之例相符不必因溺死親丁而後可以邀免賠補也高炳章身為武官豈不知海洋戰船之定例其所以誤報親丁溺死者據伊供稱本夜遭風壊船之時衆人跳過商船比時查點不見親丁鄭朝一名即具文稟報後因鄭朝扶板浮水得免閲二日回營未曾再行詳報等語此處自是實情高炳章既係遭風遺失器械而劉世明引平時遺失器械之例

定議治罪似屬過刻賠補之處悉行寬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為蛋戶即猺蠻之類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蛋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蛋戶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

强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蛋戸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戸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蛋戸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

又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學士惠士竒前任廣東學政時該督撫

人人稱揚其善廵撫年希堯極力保薦乞再留粤三年是以復令其留任嗣後督撫等亦無不交口稱揚譽言日聞於朕及差滿來京進見時見其舉止輕佻奏對不實至問以地方利弊茫然不知問以官員賢否亦一味含糊惟極力袒庇方願瑛又薦一年邁不能出仕之人求朕旌奬似此居心行事與朕前此所聞迥異况在粤兩任未聞陳奏地方利弊一事其為沽取虚名視國事如膜外諂媚督撫致令越格保薦也明矣其人甚屬巧

詐朕留心細加察訪其在學政任内亦並非一塵不染之人從前將伊留任三年竟為所欺矣似此巧詐奸詭之風不可不遏著交與祖秉衡令伊修理鎮江城垣効力以贖欺詐之罪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廵撫王國棟奏稱湖南常德府屬之武陵縣宿郎一堰週圍約四十里逼近洞庭湖西汊地勢低窪明代隆慶年間堰堤潰敗糧賦虛懸至

康熙五十三年湖南荒額田畝奉

旨全墾於五十九年陞科經知縣陳敏查補外該堰田地實

缺額糧六百五十石比因堤廢田荒糧攤合邑公完後

經知縣陳沅詳委經歷翁旭丈勘共丈出田地一萬二

千一百餘畝於雍正四年起應按糧科徵銀三百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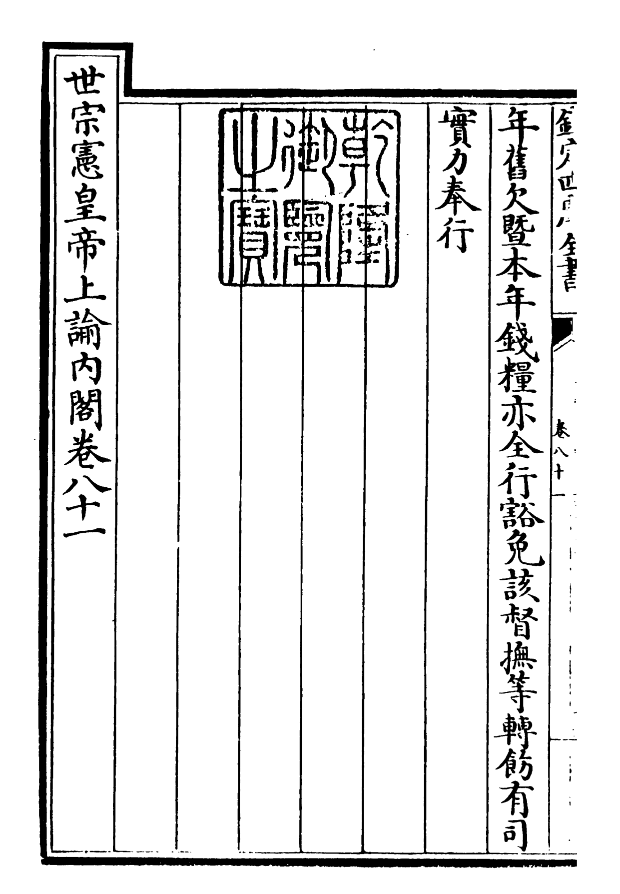
兩零請免合邑攤賠照舊徵收查當日翁旭丈勘時將

湖坪草灘及久荒之區概行詳報陞科原屬朦混續據

署事知縣陳哲詳稱前項報墾錢糧除雍正五年奉旨

蠲免外其四六兩年錢糧按册催徵分釐無完實因從前勘報不實更兼四五兩年連被水淹是以無可着追等情臣等隨行布政司轉飭該府縣確勘去後茲據布政使趙城等詳據知縣永泰親往確勘實丈出成熟田地共五百八十五畝零科徵銀一十六兩零現有花户承辦其餘實係久荒難以開墾亦有墾後仍被水淹拋荒所有拋荒糧銀三百二十四兩零實屬無著仍請合邑均攤至該堰堤騰除上年兩次發帑興修現資捍禦

高區成熟田畝外其餘廢堤地居洞庭下流即使堅築
恐風浪易侵斷難捍衛等因詳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
我皇上念切民依凡事稍有不便於民者無不反覆推
求務期允當臣等用敢據實密奏等語朕覽邁柱王國
棟所奏甚為明晰武陵縣宿郎堰堤岸濱臨洞庭地勢
低窪既難修築則淹沒之田地何以責令輸納錢糧若
將此項難徵之糧派令通邑均攤完辦亦屬不可著將
每年額賦三百二十四兩零悉行蠲除其雍正四六兩



年舊欠暨本年錢糧亦全行豁免該督撫等轉飭有司

實力奉行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一